





第一一八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景迂生集
鷄肋集

宋晁說之撰
晁子健編……………一

宋晁補之撰
晁謙之編……………四〇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景迂生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景迂生集

臣等謹案景迂生集二十卷宋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開封人少慕司馬光為人故自號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元符中以上書入邪等靖康初召為著作郎試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建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今致仕說之博極羣書尤長於經術年未三十蘇軾即以著述科薦之所著書數十種靖康中遭兵燬不存其孫子健訪輯遺亡復編為十二卷又續廣為二十卷前三卷為奏議四卷至九卷皆詩十卷為易元星紀譜十一卷易規十一卷堯典中氣中星洪範小傳各一篇詩序論四篇十二卷中庸傳及讀史數篇十三卷儒言十四卷雜著十五卷書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壽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姚階琴

欽定四庫全書

景運生集

十六卷記十七卷序十八卷後記十九二十
 卷傳墓表誌銘祭文其中辨証經史多極精
 當星紀譜乃取司馬光元應邵雍元圖而合
 譜之以七十二候六十四卦相配而成蓋潛
 虛之流儒言則力攻荆舒之學黨禁以後所
 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劉跂斯立墓誌景
 迂所撰見易傳後此集無之計其佚者多矣
 此本當即陳氏所見而訛誤頗甚洪範小傳
 及十七卷序文內間有佚簡又有別本題曰
 嵩山集所錄詩文與此本並同卷帙亦合蓋
 一書而兩名今附著於此不復別存其目焉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景運生集卷一

奏議

元符三年應詔封事

宋 晁以道 撰

欽定四庫全書

景運生集

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縣事兼兵馬監押臣
 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伏聞春秋正
 治之義莫大于即位之始恭惟陛下即位之始德音寬
 大民心說豫一日之內四方萬國莫知其然而同聲驩呼相
 慶盛矣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歸也竊以陛下始
 初清明黜閹宦之說隨者一二人斥侍衛之不正者數
 十人散後苑之奇工數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
 尚祖宗之恭儉也前日海巡親事官星散民間專以防
 民之口伺民疑似之過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一
 切罷去天下之民至於指天吐氣覺身有宇宙之寬沛
 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祖宗之京師以居矣昔唐褚遂

良當高宗時貶死愛州其後更明皇憲宗之盛不得歸
墓何幸陛下下一日即位錫鴻恩俾劉摯梁肅范祖禹等
墓白嶺南聽子孫叙用實度越前王有漏泉之澤也甲
子詔書褒揚趙普殊勲官職其子孫於是乎又有以見
陛下思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國家太平之
基有自也恭惟陛下下積是數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
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蝕之者五行災異之說陰
陽勝復之論臣不敢為陛下道也天意若曰陛下方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二

明德其道見災以佐佑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災而懼曰
天其忘余良有以也陛下惻然發德音赦宥四京詔中
外臣庶實封直言聖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
否臧風俗之美惡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
不上聞者悲心母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足以
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不覺感極以泣曰何幸今日復
覩國家之有此詔也第五倫坐長安市中每讀建武詔
書而歎息曰此聖主也臣意今日復有倫輩者多也如

臣之愚賤輒敢罄芹日之誠獻芻蕘之言几十事以奉
明詔之萬一惟陛下赦其狂瞽幸財察焉其一曰祇德其二
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於民其五曰復
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於學其八曰
廣言路其九曰貴多士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
祇德臣聞帝王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勢不患乎
力之不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
夙夜勉勉以祇厥德則有財而不自用內聰明而不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雖辨智而虛已
恭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莫之蔽任賢而名實稱
享治隆而克永終動必稽古為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
其安樂而為法使世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躅也苟其德之不祇而力之為
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畧適足以罷中國唐明皇之聰
明無不及而不免祿山之叛梁武帝內外之學俱博且
善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隋

煬帝博辯多智而招江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天下而猜忌殺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強明文藻陽尊賢士而以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晉武帝好謀善斷遠平敵國而近蔽於妻子社稷用傾晉元帝人材衆多無任賢之實竟不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頭之辱宋文帝元嘉之治獨隆於數百年間而元凶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之為治可不勉哉昔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盛於漢文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後世莫之及已識者皆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漢文不能盡賈誼之材使其功烈猶有可愧焉者臣愚獨以謂不然蓋誼之言不純於德化實未與文帝之意相當文帝非不知用而實不欲用也夫聞賈誼之言而不輕於作為不誘於功名挺然不改其清淨無為之操此漢文之所以致盛德者也蓋自古願治之君溺於一時可喜之論而不憚變更祖宗法度輕於作為自欲暴功名於百王之上而卒貽天下後世之大患者不一也臣是以知漢文之為盛德也景帝之材業皆非文帝比

而後世之稱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蓋景帝之繼文帝不必創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儉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逮夫武帝興而文帝之風墜矣君子謂漢道於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間也武帝之材業實視景帝為優有尊詩書之名有修禮樂之觀豈不美哉而兵窮絕域刑及反屑利析秋毫天下騷然不勝其敝使斯民不親詩書禮樂之有益云者無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嘗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草屨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革無刃衣縵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以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令陛下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亦已難矣陛下誠能推甲乙之帳燭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善乎朔

之此對直以孝文為堯舜謂惟孝文之恭儉可以救當世之弊也使朔之對不知出於此而迎意設說陋文帝之恭儉高引閼騫增武帝之盛氣則朔者漢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豈獨為漢之利哉臣願陛下視今日官中有可推者推之不必甲乙帳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馬也不役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謂法祖宗臣聞人君之於國猶人臣之於門戶北稱崔盧南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考之舊存焉繼世守文之君何必厭百年之積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昔仲康昆弟之於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於太甲明言湯之成德也周公之於成王罔非文武之誥教也漢宣帝稱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固非一道如其近求諸祖宗而不合則遠考之古王未為晚昔周公之誥康叔先之以祗遘乃文考而後使往數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矣文王之德而本之於太王王

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於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自古以來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聖聖相繼之盛者也後世繼成守文之君宜其憲章發揚之不暇而陋彼皇矣大明之詩乃者朝廷命令之辭臣下敷奏之言不發揚重光之赫奕徒誇歲月之新美不知何說耶臣竊觀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歷序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公劉戒成王尊道公劉之業而不及文王武王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祖宗而自翦伐者也祖已言于高宗曰典祀無豐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發揚歟其實未足取法歟惟我祖宗之德澤宿於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忘也施設舉措之詳則國史存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仰鑒國史祇承祖宗之典型其恭儉勤勞宜於今日乎而受諫納言好於今日乎尊賢貴士誠於今日乎用兵用刑深於今日乎取於民者寡於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實在陛下

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昔在仁宗時嘗詔李淑為三朝訓鑒圖既入詔富弼為祖宗故事石介作三朝聖政錄上之仁宗嘉納焉神宗因衆書詔近臣作寶訓則夫祖宗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神宗因馬法之獎為王珪等言朕於此愧見文彥博珪言當時改舊法自是王安石主議神宗為之歎息或欲更館遼使之食饌者神宗言固知日不變饌為不堪是太祖之所定著不欲更也新作原廟世王太祖後之類又皆神宗奉祖宗之意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意也臣戴惟祖宗舊章有若費而省若可廢而不可以己者務以美意示天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臣固不能悉疏之輒敢言其一二近而易復者如科場有詔申重求士之意或夏恤刑有詔丁寧欽恤之意守令朝辭賜以七條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正不專設徒隸之刑左右畔以待之也天下之士以故貴禮儀尚廉耻方以犯義不及其鄉人為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曠數十年來未聞朝廷下一詔書勸厲風俗或求賢賞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或勸農復租乃使斯民戰戰以苟免朝夕為幸可不惜哉其害近而方熾者河北鹽法也仁宗嘗因王拱辰欲權河北鹽已而聞張方平之言亟罷神宗又嘗因章惇欲權河北鹽復聞文彥博之言而罷今年權之使河北商旅失業兵民食味不調稅入不足其不法祖宗之過也何謂辨國疑臣竊觀世之姦宄嫉害忠良冰炭不相生若有不共戴天之讐無以決其私忿必假君父以藉口使聞之者心知其非而語不敢辯當其責者義有所不得辭於是乎羣小人意得競進以一言而殺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是也陰貽天下之禍莫甚於此也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議宗廟或曰非毀先帝類皆見於末世弱君強臣更相傾奪之際而盛時無有也紹聖羣臣指元祐為黨其猶可也至於其流及上以元祐之黨非毀我神考不知國家隆盛如此神宗之盛德如此何為亦得此也真不幸哉天下有識之士不喪忠義之心者無不痛心疾首欲辯之厥路無由幸陛下下一日清明得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

昭陳因以曉於無窮之來世實天下之幸也使紹聖之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顧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間焦心勞思不憚修舉皆以固社稷而惠百姓何所負於天下何所嫌而非誇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婦尚未知有萌此心者二三大臣獨何事而乃為此乎蓋甚非人情也如司馬光之進退惟我神考為能全其高製序以寵其書且命侍讀以其書藏於通英閣如文彥博之耆舊惟我神考為能發其不言之功賜筵賦詩以寵其歸恩禮莫與比者如蘇軾之獻言惟我神考許以國士奪之於衆人必教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徇我神考於地下耳尚何自而非毀之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報毀之何端耶如以謂元祐垂簾之際二三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以為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而含文武之豐鎬是周召不忠於文武也陳平周勃謂高后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十一

是乎勃不忠於高祖也霍光輔昭帝不循武帝之舊乃罷權酷輕薄賦是霍光不忠於武帝也堯舜之相繼宜無可議者舜於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尚何起而修之耶神宗熙寧之初鑒嘉祐治平之末士忸於安樂而或失之因循頽墮乃更張振起之適足以崇祖宗之丕護為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宜言而姦宄之害忠良假君父以藉口不納之死地則不已其亦明矣伏惟陛下下聰明博達必有以超然燭此無疑將見陛下發德音復死者之官爵還生者之祿食因以發揚神宗巍巍之烈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損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後世於神宗無間然矣所謂二三臣者有所不足道也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顒顒伏望明詔之下幸陛下留意加察無徘徊也臣愚竊又有私憂過計以謂陛下聰明無所牽制灼見此一日之疑以詔天下後世固善矣抑亦未也奈何紹聖大臣肆其私意欲表裏遷就其說謂前日神武之史為誣謗之

書率然委一二新進末學重修國史特起後世之疑也後世學士大夫耳目不相接見新史之美而疑舊史之惡謂新史之公而指舊史之私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也其害又豈不大哉臣雖未嘗見舊史而敢謂舊史必不敢為之誣謗何則實無自而誣謗之故也蓋史也者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實史官苟非許敬宗輩則莫之敢侮於斯也其為重修之議者不過大臣自為之地也如神宗謂呂惠卿矯跡輕誣郊館操心頗僻賦性姦回曾布惠卿自陷不義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石才呂嘉問屢進除目而屢却之卒黜嘉問安石約王韶不以熙河實費奏聞而卒不能欺安石之退八年而禮遇日薄富弼之死則自製祭文以哀之天下之人皆歎仰神宗之明聖其所聞見如此者不知新史官為神宗而書之手其與大臣為地而諱不書乎臣願陛下獨運不惑之智詔神考舊史並行不毀以祛後世之疑不特當今之幸也太宗忠國初承學之士所撰太祖實錄不足

以盡創業之大美詔張洎等重修太祖實錄而今之好學者猶多求舊史以考同異是舊史之不可掩如此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於其間也且夫初欲增美者猶不能塞後世異同之辨而初謂辨謗者能免後世二三之議乎昔司馬遷作史記在漢武帝時所載漢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帝武帝之得失無所畏忌至今言者曰漢高祖呂后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其如是止耳班固作前漢書在後漢明帝時所載前漢二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皆無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漢二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耳陳壽作三國志在晉武帝時所載晉宣帝景帝文帝之於魏蜀吳事雖不得如還固之肆然微而顯婉而可觀至今言者曰晉之取魏并吳漢其如是也豈不與天下為公乎未聞漢晉之君以謗前烈罪還固壽輩也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然謂歸利於民臣觀春秋宣公十九年冬書初稅畝君子曰譏井田之法壞而稅什二自宣公始也哀公十有二年春

書用田賦君子曰識其既什二而稅田又十二而斂財其惡則不自哀公始因有以用之也嗚呼聖人之遠利辨惡如其其嚴哉然自後世視之宣公之稅畝猶為至公至薄之稅也哀公之田賦猶為至良至平之賦也董仲舒稱漢屯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是也不知聖人復出於今當如何其書耶今之賦役又幾十倍於漢耶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為稅矣近又納義倉是稱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稱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已甚矣又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微尚多有司且難於條對也不知斯民救敝然何以勝其責乎有一身而叢此數責者將何以久乎以故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臣之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可赦也使

者旁午文移急於星火譴訶無所不至惟錢是恤也凡百執事能催科斂散者為賢不能催科斂散者為不賢又從而譴黜之其欲民之知廉耻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之災無流離死亡之患不亦難乎比年文儒日盛而廉耻不興刑罰日峻而盜賊不息空倉庫以賑濟而民不得飽其原蓋在於此也自古固亦有為富國之術者皆有謂而為之也齊桓公因山澤之利威兵車欲以霸天下也秦孝公因閭中之饒開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諸葛亮因巴蜀之產欲滅魏吞吳復漢天下也是三者富國之術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漢武帝之初承文景恭儉積累之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百姓家給人足不啻富矣其後日尋干戈無歲不大舉府庫俱空造鹽鐵酒權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為富民侯以此而富國為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官室園籬之費耳目聲色之盡宦官女子無貲之賞而務富國者末

也臣所不忍言也國家受命于茲百四十有一年寸紙之出旦晷之移咸伸萬里禮樂法度繁然具備而聖相繼其上非區區新造之小國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縱度賦禮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乎臣竊聞太祖躬見五代重斂斯民之困嘗語近臣曰更一二年倉廩有儲當欲天下三年稅賦嗚呼大矣哉聞闕以來未之有也固不忍稅賦外有取於民也太宗時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權易院增課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須為閹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邊宣力之臣曷以勸守節乃遽內副使嗚呼太宗之不殖貨利又如此名器之慎也而近日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輕資淺而為待制或不讀書而為館職恐非太宗之意也夫祖宗之裕於民者既如此逮夫景德祥符間斯民富且庶矣當是之時人人樂業廬里之中鼓樂之音遠近相聞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然是時亦嘗乏兵食矣有司請下轉運

經度真宗未之許也其喻有司曰下轉運使經度則不免役民其出內帑以給之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也以故雖有旱乾水溢之時而無流離死亡之民比年以來一穀不登千里受獎失時不雨豈但狼狽而使有溝中之憂也河北荐饑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餘萬人處其小郡亦無慮萬人雖小邑亦數千人母棄嬰兒父食壯子荼毒萬狀頗駭聞見賴祖宗含養之久天地社稷之靈而無它也其為振濟之方雖勤日夜無所愛惜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馭既奔者難為力拯已沉者難為功也朝廷何不循其本與其厚散於凶年寧若寡取於平歲無置官以專利而歸利於民也神宗一日手詔王安石曰訪聞市易務近日買賣大段苛細市井之人頗藉藉怨謗以為朝廷將浸淫盡收天下物貨自作經營可子細察訪速與戒約止絕止令依親宗元學劃施行奈何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盡收天下貨物神宗因張方平之對不甯聞伯微子之廟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宜夫言

利者永絕意於祠廟而賤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卒
驚天下祠廟又復奈何神宗後因王安禮之言盡燭市
易累年之息萬萬計一日之中出圜圍脫桎梏者不可
勝數天下欣欣然神宗即有意罷市易法蔡確抗之不
果司馬光移王安石書言光乞罷制置司追還諸路常
平使者主上以安石未肯是歸利於民者神宗之意也
大抵後之善其先者當推其意而不必固守其跡斟酌於
時不必曲徇於文堯舜異德文武不同業斷可識矣惟
陛下幸察詔有司歸利於民使民得自利不勞置使者
以為德不待開府庫以為惠不必發倉廩以哺其饑上遂
而下安也或曰常平錢二分之息耳亦可罷乎臣竊以
謂常平二分之息實朝廷大惠也而患有司不能推行
其法貪黷之民不足以行法使朝廷之大惠為大害也
蓋名則二分之息而實有八分之息何則農民之用不
足不免稱利於富家者事之常而無足議者也而近舉
於鄰壤遠舉於聚落為力甚易其請常平錢於縣司則

有往來道路居止舍屋之費又出息一分也甲頭紙筆
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設法雖嚴然有人情尋常不免之費又
出息一分也諸納之費同之是謂八分之息其父兄之
訓嚴者妻孥之累篤者乃能以八分之息舉一歲之事
如或不嚴不篤則遨遊廛市之間顧盼之際所請之錢
空手矣使民至於父子相夷風俗滋弊其利害輕重可
勝計哉今夫嚴父母之教幼子使手不得執錢恐移其
志也人君之視民猶父母之視其子矣不處畝田野遠
城市而以耒耜鋤耨為職而納之於邪使見異物而遷
其心非所以迪民也古之人論知人之術猶委之貨財
而觀其人其不苟得者賢之今乃與此無知貪黷之小
民而共財不亦難乎方其請給之時不知所害也如此
及夫彼納之時賣田毀屋棄妻鬻子鞭扑是加其害百
端理無足怪也弱者由是轉而為奴僕強者由是起而
為盜賊姦黠者由是肆其欲為隣里之害循良者由是
受侵陵而不得申雖無足怪亦足憐也彼如稱利於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家固酷於常平二分之息而其害不至是也蓋彼無連甲保識之累可與者斯與之縣司則無由盡識其人之面目況審其人之虛實不得不嚴於連甲保識之令而令雖嚴其浮偽相保卒亦不免或一人逃亡則累一甲或一甲逃亡則累一鄉矣彼又無稅戶之限可與者斯與之縣司非稅戶則不可與而與之者或非所欲欲之者或不可與難乎為法也夫民之吉凶喪祭意外有欲朝暮叩富家之門可得者斯得之又不必以孟春之給也及其納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錢或貨一錢已上左右手受之矣不如縣司必責子母之錢一日俱至執鈔旁立庭下以待勾稽也其所與之期可先可後又不如縣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隨之也由是言之輸官二分之息實有所害而民間子母相俾得其利也夫其害之因緣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兼井不可抑三曰商旅不可行何則今之民力大屈為盜賊猶不耻況於一日縣司開府庫而欲惠此民乎方且勞勞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患不得既得之患不多寧暇恤後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蓋已不復有也前日民力猶從容與康壯之心猶存似或知畏而遠後患故有不之欲者今惟逞欲而務得及其輸納之時下不爭則不已上不刑則不足有司過如是不知有它術乎抑惟刑之為術也蓋一人或可寬假而千百人不可滋千百可寬假而縣令甘以身受刑乎刑其可省乎縣令守文不肯取新納舊或許之而新不足數退有同保之累進有刑禁之嚴使民盡四支之歛無以為一錢之地如不叩急於富家則何以塞責至塞責苟免寧論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兼井之人乘斯時而意得矣以故兼井之人惟患縣司散常平錢之不急而甚至樂歲年之不登也兼井其可抑乎商旅與農貿易不勞實劑皆指秋成以為期今秋成之時一人在門一人在野征常平錢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商旅其可行乎嗚呼風俗之弊一至於此可謂甚矣不生于民之自致而上之人有以致之可不惜哉何時而

已耶且夫天有常時地有常產民有常力其間相去不能千萬也今常平之利取於民者歲復一歲不顧其弊其後何以堪之乎試以一邑為之言小邑歲俵常平錢二萬貫而納息錢二千貫十年之後復有母錢二萬貫三十年後積有母錢六十萬貫矣夫三十年之後民力凋瘵將如之何也果使民何以堪之乎為國家計者寧顧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此其重可惜也上重則下覆首大則尾屨其可忽諸且斯民者國家之民也非有齊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不相輸之患或藏於民或藏於府庫其地異耳其實一也惟藏於民則民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惟藏利於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復何言耶然此百姓之至願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何則朝廷開財利之塗為富國之術則彼苟進污濁之輩得以民為貨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當以重賞非若富民而無赫赫之功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伏惟陛下在龍德宮時行有乞馬必以濟之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夫一日臨蒞天下推是心蠲天下之利歸之於民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易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飛龍在天則雲龍從而萬物各得其類也臣願陛下達詔有司志歸利於民無曰初即位謙遜未遑而觀周公七月萬壽無疆之慶鄙子產乘與漆浦之患遠崇茂公專利之徒察苟良夫王室將卑之戒既罷常平法即以提舉官職事歸之轉運使俾出利於一孔賦用取具於一官農民官吏各得其職將見陛下從欲以治之也今轉運司所在空乏軍儲不支可為寒心者提舉司攘其利閔其用也何謂復民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史胥徒有府史胥徒則差役於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問奴織問婢職當然也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敝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弊實大惠也然其弊則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蓋作免役法將三十年矣曾無一定之論而耳目變改朝夕紛紛何勞而無功耶如其易